

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
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吕思勉讲中国政治》

晋人



刘
洁◎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历史社会学的探索之作

对历史人物进行社会学层面的研究，
是一种给社会提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精神食粮的方式。

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实际上是一种一定是前无古人，同样一定是后无来者的辉煌。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而言，虽然是个遗憾，但绝对不是悲哀。因为我们也同样可以创造崭新的一定是前无古人，同样一定是后无来者的新的辉煌。

笔者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生发出的欲望太多。欲望太多，就活得太复杂，活得太复杂，所以就活得累，这是现代社会的中国人的一个通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的通病。所以，笔者才说中国社会需要豫让，中国人应该学习豫让，中国当代年轻人更应该学习豫让。目的就是希望笔者这样的中国社会的年轻人，能够让自己活得简单些，活得简单了，自然也就活得轻松了。笔者甚至以为，笔者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出路，或许就在豫让故事表现出的这个“简单”里面。

晋人豫让

刘 洁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人豫让 / 刘洁著.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03-1421-6

I. ①晋… II. ①刘… III. ①豫让-人物研究 IV.
①K8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358 号

晋人豫让

JINREN YURANG

刘 洁 著

出 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发 行: 北京中商图出版物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 编: 100710

电 话: 010-64245686 (编辑二室)

010-64266119 (发行部)

010-64263201 (零售、邮购)

网 址: <http://www.cctpress.com>

网 店: <http://cctpress.taobao.com>

邮 箱: cctpress1980@163.com

照 排: 北京科事洁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3-1421-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64245984

如所购图书发现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及时与本社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4248236

前言

豫让是笔者的同乡

笔者虽然是一女子，还是一被看作思想保守的山西地界的女子，还是一文弱的女子，但中华文化中的侠士情结，却是一直在笔者的血液中淌流奔涌着的。笔者总是觉得，仗剑行走，把酒赋歌，是人生十分快意的事情，是远比拥有金钱、占有地位要诱人得多，快活得多的生活。

所以，笔者喜欢被司马迁放在《史记·刺客篇》中的山西人豫让。因为喜欢，笔者研究豫让。开始，笔者视野中的豫让，只是山西人的豫让；后来，笔者视野中的豫让，又成了中国人的豫让。并且，在笔者心中，有了一个有关豫让的生存图像，豫让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界面、大境界中的存在图像。笔者要把这个图像尽量忠实于原著地描画下来。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中的文字。不能算是见地独特、振聋发聩的文字，却一定是一家之言。

笔者喜欢豫让，缘于豫让是笔者的同乡。在山西省太原市的风景区晋祠所在地，有一个离晋祠只有几里地远的小村子，叫赤桥村，据说就是当年豫让行刺赵襄子的地方。那个名叫豫让桥的桥至今还在，只是因为修路的缘故，实际上是因为不被关注的缘故，已经被埋在了路的下面，已经无法给我们实在的遐想了，只能在脚踩豫让桥上面的水泥路面的时候，生发出几声叹息了。更为可惜的是，关于豫让本人的信息，在这个村子里，似乎已经无迹可考，那个祭奠豫让的庙宇，也已经破烂不堪，有关文字的记载，也都看不清楚了；在这个村子，豫

让的故事，只是存在于若干个老人的记忆中，以至让来到这里的考察者，容易产生豫让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的疑问了。

不管豫让这个刺客是否真实存在，豫让的故事的真实性如何，笔者都相信，豫让故事中体现出的豫让的这种惨烈的“忠义”行为，在中国社会是存在的，也是的确发生过的，而且是笔者出生并成长的唐天晋土上的先哲们能够做出来的。笔者认为在自己生活着的这块记忆深厚的土地的历史氛围中，是能够孕育出豫让这样的“异类英雄”的。

远古的辉煌是现世的华人无法忘却的骄傲，在当今这个足以让华人重拾骄傲的时代，中华文明创造的远古的辉煌，依然让华人倍感骄傲。经历了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的巨变，我们华人能够更深切地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度与厚度，远古的辉煌不仅仅是古籍中的记载、流传下来的故事，而且是确实可以发生的事情。

诸如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只是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已经创造出了让华人自己也吃惊的辉煌，而且还是用文明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辉煌，就发生在笔者生活的环境中。如今的笔者，常常会因为见到笔者小时候梦想着的事物突然出现在眼前，而在内心产生莫名的冲动，原来这些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东西，竟然就在笔者成长的30年里接二连三地成为了现实。

然而无论当今的时代有多么辉煌壮丽，无论后来的中华儿女怎样努力，由于时空因素的变化，笔者总是以为，祖先的辉煌难以重现。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而言，虽是遗憾，但绝对不是悲哀。因为历史的演变，会促使我们创造出另一番同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的辉煌。

对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接续者而言，我们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骄傲——为我们拥有曾经创造过地球上的东方辉煌的祖先骄傲，为我们生活的地方孕育了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而骄傲。这个骄傲，对提升我们应对接踵而来的困难与折磨的战斗力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总是会想起，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华夏祖先的子孙后代。

英雄是社会发展的开拓者，在中华文明史中，我们不乏见到创造辉煌少不了的英雄的身影。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主流英雄形象，有一些英雄形

象，会因为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文化有着紧密关联而跨越时代的藩篱，传颂千古。

豫让的故事，在其出现的春秋年代，应该是受到社会关注的，《史记·刺客篇》中的“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就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大众对豫让行为的关注程度。这为豫让的故事得以流传打下了基础，流传源于推崇，说明在当时，豫让一类的需要依靠个人强大的自我约束力才能进行的自我毁灭的行为，有着存在的社会氛围。笔者以为，这种社会氛围的主旨如果用相对精准的文字来形容，应该是“简单”二字。

一个人，虽然在当时也是一个另类的人，仅仅因为对方对自己不错，对方死了，自己就要用命去报答，就要死。死本来也是一件能够做到的事情，许多人也会去做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殉死的事例不在少数。但是，像豫让那般三番五次去寻死，毁身舍家去找死，不找理由推脱地要死，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了。由此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生存的要求是相对“简单”的，不过是或“生”与或“死”而已。而不是像现在，在整个的社会氛围中，“生”的复杂与“死”的繁芜，已经到了难以理清的程度，弄得当代中国人是活着也烦，想死也难。不过，即使是在春秋时代的那种思绪“简单”的生存环境中，也需要千淘百滤地冲刷，才有可能产生出属于个案的豫让的行为。

那么，人活着，是复杂些好，还是简单些好呢？按着笔者的想法，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自身，一定都是简单些好啊。相对于国家、社会一类的团体而言，其成员的简单，更容易成为国家意志的捍卫者、社会要求的执行者；相对于个人而言，简单也能够如黄龙慧开法师所言：“了无是非取舍，只管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生活变得平静又充实。

只是在如今的社会，贪欲、权欲、情欲等欲望，加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欲望，甚至可以说是还有不少罪恶的欲望，横流于社会的角角落落，几乎已经流到了连可以躲开的缝隙也没有的地步。所谓人是社会动物，行为举止是受生存环境影响的，也就是在什么样子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只能是少数，植物界也只有莲藕一种。笔者的这个看法，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已经得到了许多印证。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在对自己生活在当今社会感到欣慰的同时，又对当代社会有了惋惜、遗憾的感觉之后，就会出现羡慕过往的已知的所谓美好社会的念头。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总的来说，在笔者生活的当代中国社会，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让人振奋同时又充满矛盾的时代，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的幸运。可以这样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我们能够为国家的兴盛而呐喊、为民族的发达而尽力、为自身的发展大展拳脚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回顾过往的英雄，就不需要向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日本国觊觎中华，以所谓的武士道威胁中国人民的时候，只能义愤填膺地写一本《中国武士道》，一则满足自己的冲发之愿，二则也是要告诉国人，英雄不只是邻邦独有，中华民族也曾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我们则可以静下心来，慢慢地将英雄们生活的时代铺开，将英雄们的个人生活展开，细细观瞧，认真品味。在自己为其中的波澜壮阔、涓流细波或激动、或欣喜、或遗憾、或愤慨的同时，还能尽可能忠实地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展现给生活在当今时代的自己、朋友、社会大众。自觉不自觉地就给当代社会增加一些前行的动力，发展的驾骑，行进的快意。

笔者很是喜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一个观点，个体行动者是社会学分析的最基本单位。韦伯认为通过对“个体行动者”的分析，同样可以浸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得出于社会有益的客观分析的结果。这与早先笔者写《日本影视作品的社会学分析》一书时的情况截然不同，那是一个完全从面上对日本影视作品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产物，完全是资料堆成的作品，是基于传媒社会学研究中，还没有人愿意“吃苦”去做如此繁琐、耗时、费力的工作，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成果，是在笔者大量收集日本影视作品的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影视作品进行面上的研究的作品。

转而，笔者也发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也鲜有社会学学者愿意涉足，业内更愿意关注的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许是因为研究身边发生的事情，更容易与当代社会产生共鸣效应的缘故吧。所谓的“历史社会学”，也不过是近现代的社会学，对远古时代的社会学研究，则是很少有涉足者的。同时，从对历史上的“个体行动者”的研究入手，对此一类“个体行动者”



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其行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力的研究专著更是鲜见。为此，借着笔者对豫让这样一个山西同乡的异类的极致的精灵的崇敬，笔者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探索者，遂就又有了这本书。

鉴于笔者的学识积累、慧识功夫的不足，本书研究的水平定然是初浅的，不过笔者可以保证，本书的内容是绝对的尽可能的真实的，观点也是一家的。至于目的，笔者自然是想为构筑宏观上能够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微观上能够保证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架构建设工作，做出一点如同铺路石子的作用的工作，也想立一个小小的递砖之功。笔者的想法虽然不错，效果怎样却是有待读者评判的。因此，在面世之时，笔者的心里还是忐忑的，不知读者是否能够喜欢。笔者的水平有限，故继续提高学识能力是笔者的努力方向。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豫让是笔者的同乡	001
一、豫让是极致了的中国社会	001
二、豫让故事在历史记录中的痕迹及解读	007
三、豫让故事中体现出的中国社会的关系体系	019
四、豫让追求的待遇——享受尊重	025
五、豫让的故事，始终是一个故事？	031
六、豫让故事无流变探微	035
七、豫让精神中的灰色地带	041
八、豫让的第八宗罪	047
九、豫让与四十七义士	053
十、豫让原本是游士	059
十一、豫让故事中的个体英雄与中国社会集体氛围的冲突	065
十二、豫让只是自认为倒霉的知识分子的豫让	071
十三、豫让的故事与大传统和小传统	077
十四、豫让的行为是“愚忠”？	083
十五、豫让故事中体现出的儒法并用、德刑相辅	089
十六、豫让行为是一种“自杀”行为？	094
十七、豫让行为的正义性讨论	100

十八、豫让的绝杀——惊得天地，泣得鬼神	105
十九、豫让故事中的江湖	111
二十、豫让故事的中国古代习俗——巫术	117
二十一、豫让故事中的权利追求	123
二十二、豫让行为的价值讨论	129
二十三、豫让的洗脑者	135
二十四、豫让的快乐与悲伤	141
二十五、豫让故事发生与存在的合理性	147
二十六、豫让的故事是中国社会的意淫	153
二十七、晋人豫让与晋人	159
二十八、豫让与水利社会	166
二十九、豫让故事中的“私”研究	173
三十、豫让故事的安全性 with 单一性故事的危险性	179
三十一、豫让故事在今天的作用——简单及对简单的引导	185

参考文献	191
------------	-----

后 记 现在的中国需要豫让的简单	192
------------------------	-----



豫让是极致了的中国社会

什么是社会？这个问题应该不需要笔者做出解释，读者都是了解的：简而言之就是奉行同一种生活习惯的人在一起生活的人文环境。与国家相比较，国家是制度形式，社会是文化形式。国家之中可以有诸多社会，社会也乐意存在于多个国家。社会与人类共生，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发明的一种保证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定的正常环境中生活的制度形式。国家可以消失，社会却至多发生一些形式上的改变，其基本的内涵是不会消失的。

中国社会是什么？按笔者的理解，中国社会就是以生活在中华文明为主文明的生存环境中的人群为主，创造出的一种生活习惯，也就是文明形式。这个文明形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有着只要自己觉着合理，认为应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思维形式。所以，中国社会才会有了豫让这样的精灵，做出了极致的举动，受到社会在漫长历史阶段中的称赞。因为，豫让的行为，实则就是极致了的中国社会的行为。

《易经》的出现使中国人在自己给自己设计好的生存境界中生活、工作、思考着，从而有了内涵宏大的中国社会内在机制。迄今有实证的中国社会也有几千年的时间了。这种生活环境，实际上就是被我们的祖先早早就规划设计好的生活环境。我们看看四周，想想自己，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发生着，被自己的生活环境包容着。按着笔者的理解，《易经》实际上就是最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是最古老的辩证法。这说明中华民族早在立世之初，就已经是用辩证思维思考问题的民族了。

笔者总是觉着奇怪，认为我们的祖先创造出的中华文化，实在是一种气象万千的社会现象，那一本《易经》，那一盘围棋，那一本《黄帝内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又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有时候觉着真像是从天上掉

下来一样，如果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的祖先就太幸运了，我们这些传人也太幸运了，就是上天垂爱中华民族了。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哪个社会群体得到过上天如此的眷顾呢？想想，在远古的时代，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是凭着怎样丰润的智慧，写出了这些让后人遵循其规则而谋事，把玩其繁复而度日，凭借其洞察而养生的大手笔的经典啊。自此还统辖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劳作、养生的全过程呢。即使到了几千年后的现在，那一本《易经》，那一盘围棋，那一本《黄帝内经》等等先哲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依然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不可或缺，无法避开的社会生活、社会精神的支柱型智慧啊。

笔者说豫让的行为，实则就是极致了的中国社会的行为。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极致了的中国社会呢。对这个问题，笔者的解释是，极致就是最顶端的景致，极致了的中国社会，就是中国社会最顶端的景致，就是有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儿，就放松无畏地去做，不考虑什么羁绊与牵挂的极致思维。更准确地说，就是一种行为只受自己的想法指引的生存方式。而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中国社会里似乎有着最好的张扬地界。在这其中站立的最高的代表性人物，则非晋人豫让莫属。

现在的世界，是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结构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在这个霸权体系中，诋毁中国政体形式、贬低中国社会结构，几乎成了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一类体系指使下，正因为骂中国政府、贬低中国人的文章在西方好卖的缘故，许多自以为是学者、民主斗士的投机性人物，争先恐后地抢着这口锅里的饭吃，各个还都唯恐吃得少了，因此就养活了一批能力各异、肥瘦皆有的打手级文痞。

笔者又奇怪，这些人也是读过书的，其实，他们心里也都是明白的，从心灵束缚的角度观察，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生存环境而言，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对个人心灵束缚比较少的社会。因为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人，也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他们骂祖宗的本事也是在他们批判的地方打下基础的。笔者很难解释这些人物的这类行径。

笔者说中国社会是对个人心灵束缚比较少的社会，不是滥用“文革”语言，是有笔者的理由的。比如说宗教这种用于精神控制的工具，在西方世界几乎是伴随着实体国家而生的精神控制手段，作用几乎与国家形式等同，在特定的阶段还会超越国家政权的作用。而这种要求精神单一存在的精神控制

工具，就没能在中国社会出现，董仲舒将儒家学问提升到了国家学问的高度，但也没有将其发展成有组织体系、管理人员的宗教。单一的控制民众精神的神灵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出现。后来出现的佛祖与上帝也都是舶来品，只是供中国人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并非实际的主宰。就此可以说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十分自由的，始终是十分自由的，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再比如，中国社会历来就是一个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社会，是国家管理机制管理着的社会，从开始到后来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最好的发展阶段，就是这种管理机制使用最和谐的阶段。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管理机制，会被当代西方制度的拥护者诟病，说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法制国家。不是一个完全的法制国家，就不能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适社会。

笔者想问，这些当代西方制度的拥护者，难道就没有看看西方制度下的国家，是否真的拥有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氛围呢？不可能啊。自由永远是笼子里的自由，平等一定是虚伪的掩饰，博爱自然是一个口号。当然，中国社会也是需要向法治方向努力的，更多的使用法律手段来进行社会管理，是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良好方法。不过，中国的法制，必然是要有德的成分在其中的，所谓德刑相辅而已。这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是无法剔除掉，也是不能剔除掉的。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曾经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农村妇女采访活动，其中采访了不少农村家庭妇女，请她们倾诉心中的想法。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女性，展现给观众的令人诧异的丰富内容，让观众的心灵也随之飞扬了起来。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社会是一个对人的心灵束缚比较少的一个社会的实例，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多么宽广浩瀚的自由天地。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任凭什么样子的生活环境，也挡不住我们的心灵飞扬。

也就是在心灵能够飞翔的社会中，又是在中国社会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豫让的出现就应该是可能的了。不然的话，不管经过怎样的深思熟虑，左推右研，人们都难以置信豫让这种没有受到任何外来语言的蛊惑、没有受到朋友寄托的信义压力、没有受到授权责任的忠义要求，也就是没有外在的忠信义气的束缚，却能够做出坚忍不拔地几度赴死，

费尽心机赴死，非死不可，不死不行，死了才行的奇迹。真正到达了古人所言：“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的境界。

否则，真是难以给予解释：豫让故事中的豫让，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极致的行为，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豫让这样的一个行为极致的刺客。数遍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豫让者，唯此一人也。

笔者说豫让是极致的中国社会，则是因为笔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包容性强大的社会，中华文化是一种兼收性宽泛的文化，否则，站在几千年后的中华大地上的我们就难以解释，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磨难，却是越磨难规模越大的原因了；就难以说明，豫让的故事，经过时光的洗礼，依然如同发生时一般震撼心灵了。可以确信，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包容、兼收、感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什么样子的可歌可泣的事迹，都有发生的基因，只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被认定为是极致的豫让的行为，自然也是可以出现的。

而笔者说豫让的行为“极致”，一则是因为豫让的行为本身，是一个快意恩仇的勇敢行为，是不受政治家操纵的快意行为，是不被政治理念控制的个人行为，是不仅仅满足于说教、受托、名声的负累，而是切实地念头一闪就付诸行动的个人行为；更为可贵的是，豫让还能够将行动进行到底，为自己的行为画上完美句号的个人行为；这个完美句号并不是仅仅为了刺死对方，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誓言的行为。内涵如此极致的行为，自然可以称之为“极致”的行为，“极致”的行为累积在豫让一个人身上，说豫让是极致了的中国社会，就恰如其分了，就一点也不过分，不夸张、不虚构了。

相对于同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其他几位大刺客，相对于以后数千年出现过的各类刺客，豫让的行为，是一种完全没有受到外力推动的行为，是完全听命于内心的指挥而成就刺杀伟业的行为。豫让出现在中国社会，不是偶然是必然，可以说是唯有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出现豫让，豫让的出现是必然，不出现就是错失良机；还可以说是唯有中华文化才能孕育出豫让，才能孕育出一个完全靠着自觉、自理、自胜的自我约束能力，成就了流传千古的伟业的豫让。笔者将豫让的这种个人英雄行为定义为“自理式英雄行为”。

为了印证笔者对豫让行为的“自理式英雄行为”的定义的准确与否，笔者也粗略了解了一下其他国家的刺客一类的英雄人物，可能是笔者才疏学浅、学识不足的缘故，确实没有见到与豫让行为一致甚至近似的英雄行为。

可以说“自理式英雄行为”的实施者，唯豫让一人。

笔者再说豫让的行为“极致”，二则是因为豫让的行为，确实是十二分的“极致”的行为，已经极致到了可爱的程度的行为，如同成年人做出了孩子的举动一样，是一部成年人的动画片，让读者阅之快意，想之神驰。笔者不是自大，笔者相信，如果读者的思绪，能够沿着依然存留于自己内心的自然的轨迹流淌，那么，就应细细体味《史记·刺客列传豫让篇》中的下列文字

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如果读者细细体味了，心中会产生出怎样壮阔的波澜啊，谁还敢说自己对豫让的行为无动于衷呢？谁还能够貌似平静地说豫让的行为是无所谓的行为呢？古人说，女人极致了的美貌可以产生出沉鱼落雁的惊悚效果；笔者也说，英雄极致了的行为也是能够产生惊得天地、泣得鬼神的震撼效果的。此即所谓的“极致”。

笔者还说豫让的行为“极致”，三则是说豫让的行为，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伟大的精神产品——“简单”制造出的行为。春秋时代的中国人，虽然在国家治理、兵法设计、社会交往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知识的积累成果已经繁芜到可以供后代们世代代享用了。但是，就其个体单位而言，原始共产主义的遗风依然保留很充足，原生态的心智依然存留在社会群体心中。也就是说，人对个体的私权看得还不是太重，尤其是对生命权的存留，还能够取决于站着就生、躺下就死的简单观念。

在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个人的任何行为，无论是多么的怪异离奇、多么的匪夷所思，可以断定的一点是，这种行为均属于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是个人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派生出的个人行为。豫让做出的“自理式英雄行为”的行为，同样也不能例外，也是春秋时代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行为中的正常行为系列中的一个特例；同样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体系中的合作、冲突、调和、分离、了结过程的综合反映。

由此可以推断，豫让故事中的豫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活得简单的时代，活得不累的时代。简单，带来的就是当机立断的决策能够更为频繁地出现；不累，就是随时能够使当机立断的决定得到实施。二者合二为一的结果就是人活得充实、满足，思想中随时都会被某一种信念填得满满的，再放不下其他的杂念，行动总是被一个念头指挥着，不会无所适从。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让后辈子孙闻之如同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诸如什么许攸洗耳、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等。其中有些故事已经升华到了半神半人的境界，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明之中，在中国社会里，包容与兼收是两根最重要的支柱，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大厦，屹立于世界大地的风风雨雨之中。这两根支柱，不仅能够滋养自身的肌体，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还影响着整个世界，是让世界知道中国、认识中国的信号旗。笔者在为中华文化能够产生出豫让这样的精灵而感慨时，自然也会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骄傲，为自己能够浸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而自豪，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胸挺腰直。

因为，笔者确信，唯有中国社会、中华文明，方能孕育出豫让这样一位让世人难以评说的精灵，孕育出豫让这样一位让常人难以理解的精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豫让的行为，都不是用常态或者一般的是非观、历史观可以衡量的、能够评价的。

豫让的确是一位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都难以找到的近乎绝版的“极致”精灵，这个精灵至今还活现在中华儿女的眼前，时不时会展现跳跃起来，做出三击请衣的矫健姿态。

我们能看到。